

佛果者住道林日來之徵宗皇帝請園年中所賜之勅号也。因悟者住金山時來高宗皇帝
建炎年中所賜之勅号也。西度之謚号也。諱克勤也。五祖下三佛。佛果佛鑑。佛眼也。南唐十五世孫
五祖下也。温湯十二世之的詞也。又因悟者來徵宗皇帝請園年中所賜之勅号也。南唐十五世孫
震殿中。有法談七日。向答宗師法門。如流水於教外。別傳法門。諸宗各尊。其言徵宗感之。因悟
八宗尊長。志願禪門也。

種種。叔氏。善。惟
天子所向。經云。天子向不
殊。何等。豈得。名。種。深
殊。曰。法。一切。法。一。行。思
得。六。所。謂。不。對。若。如。其。短
得。名。種。師。乃。至。吾。有。少
法。可。法。

論語曰。奉一隅而示之
不。必。三。隅。及。則。吾。不。復
云云。

驟。身。疾。行。也。不。馳。而。疾
且。又。疾。速。且。且。

佛果園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

私云。賜号。沙。利。拳。八。賢。致。致。也。

嗣法

子文

編

示華藏明首座

住江寧府天寧

祖師直示。豈有如許踐徑。只貴向上人。聊聞舉著。易

起便行。明眼觀來。早是鈍置。古者道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者。吾不與也。箇箇須是舉。一明三日。機銖兩轉

轉轉地。踈通俊快。始稱提持。豈不見。良遂見麻谷第

一番見谷。便入方丈。閉卻。渠疑著。及至第二次。谷

驟步去。菜園裏。渠便管地。乃謂谷曰。和尚莫謾良遂

若不來見和尚。泊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看渠恁

地不妨省力。既歸。謂徒曰。諸人知處。良遂。恁

解也

編

良遂見麻谷第

驟步去

佛果園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

萬 藏 寺

一句合頭其。按雲門。五代。古人三。一句合頭語。一極作麼。明得。先此過古人。謂船子也。船子向夾山。作何處學得來。出古非耳目之所列。船子笑曰。一白。一極今雲門云。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請此船子語。非雲門也。

知處諸人不知。信知深。知處有不通風。諸人卒未薦得。可謂真師子兒。要作他家種草。直須更出他一頭地始得。
瘡合良感
父老根祝止店
公長也三三三
天始得三三

達磨游梁。入魏。落草。尋入向少林。冷坐九年。深雪之中。竟得一箇。及至最後。問得箇什麼。卻只禮拜三拜。依位而立。遂有得髓之言。至今守株待兔之流。競以無言禮拜。依位為得髓。深致殊不知。劍去父矣。爾方刻舟。豈曾夢見祖師。若是本色。真正道流。要須超情離見。別有生涯。終不向死水裏作活計。方承紹得他家基業。到箇裏。直須知有從上來事。所謂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迹。是故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

誠哉

誠言每頁三言也

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隨衆生。欲種種說法。將知所說。皆為方便。只為破執。破疑。破解路。我見並無許多惡覺。惡見。佛亦不必出現。而况說種種法耶。

古人得旨之後。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腳。鑿子。煮飯喫。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今時不敢望如此。但只韜名。晦迹。守本分。作箇骨律。雖老衲。以自所契。所證。隨己力量。受用。消遣。舊業。融通。宿習。或有餘力。推以及人。結般若。緣鍊磨自己。腳跟純熟。譬如閑荒草裏。撥剔一箇半箇。同知有共脫生死。轉益未來。以報佛祖深恩。抑不得已。霜露果熟。推將出世。應緣順。

謝詞夜
 律者
 去也

拓首各切于推物曾白

天皇道悟 某山推微的
孫龍潭崇信師也

適開拓人夫終不操心於有求何況依倚貴勢作流
俗阿師舉止敷况罔聖苟利圖名作無間業縱無機
緣只恁度世亦無業果真出塵羅漢也
僧問天皇如何是戒定慧皇云我這裏無恁閑家具
又問德山如何是佛山云佛是西天老比丘又問石
頭如何是道答云木頭如何是禪云碌磚僧問雲門
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答云餬餅又問趙州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栢樹子又問清平如何是有漏
答云策籬又問無漏答云木杓問三角如何是三寶
答云禾粟豆是皆前世本分宗師腳踏實地本分垂
慈之語若隨他語即成辜負若不隨他語又且如何

問三引
中出多
此

摠持謂教壞也持者守也拍首一音言下顧是非得失做將去也

孟八餘心下才才道差天
八取リ三三見シヤ

警視光影一終日照差
ト見性ト手ト直直見
性ト子ト才ト雜知ト才ト
雌黃古今佛祖トトトト
トトトト

作一推此三波三言トト
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
定盤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
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
托切ト折也又相トトトト
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

領除非具金剛正眼即知落處耳
此門警脫契證却是素來未曾惡又壞持拍首不
知一旦以利根種性孟八郎便秀直下承當要用便
用要行即行無如許般心行純熟顛放著所在便得
休歇安樂終日飽餉餉地不妨真止最難整理是半
前落後認得瞻視光影聽聞不隨聲守寂湛之性便
為至寶懷在胸中終日昭昭靈靈雜垢雜解自擔負
我亦有見處曾得宗師印證惟只增長我見便雌黃
古今印證佛祖輕毀一切問著即作伎倆黏作三堆
殊不知末上便錯認定槃星子也及至與渠作方便
解黏去縛便謂移換人換轉人作恁麼心行似此有

拍首一
者言
不許是
非得失
解者也

半言者
言言者
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
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
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ト

結切相
着也

甚救處除是驀地自解知罪卻將來須放得下為善
知識遇著此等須是大手腳與真鍊救得一箇半箇
得徹不妨翻邪成正卻是箇沒量大人何故只為病

多諳藥性醫者多病入三途三三三性語之而家以字若多樓ニテクハ
得底人心機泯絕照體已忘渾無領覽只守閑閑地

而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漏盡
意解所作平常似三家村裏無以異直下放讓養到

恁麼處亦未肯住在纔有纖毫便覺如泰山似礙寒
人便即擻撥雖淳是理地亦無可取若取著即是見

刺所以道道無心念人人無心以悟道豈肯自眩我是
得底人原他深不欲入知喚作絕學無為與古為儔

今和ラレタイトハシホニヤシ又

半々也
得半不

本介思
養良半

撥入
撥入

定只為
傳下

真道人也

德山一日齋晚老子持鉢自方丈下來雪峯云鐘未

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山低頭遂回巖頭問云
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德山謂汝不肯老僧那巖

頭遂密放其意山次日陞座與尋常迥殊巖頭拊掌
謂太衆云且喜老漢會未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

此箇公案叢林解會極多然少有的確透得者有以
謂真有此句有以謂父子唱和實無此句有以謂此

句頻密傳授不免只是話會增長機路去本分甚遠
所以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

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上華得永劫不忘死句下

三年三句
三年三句
三年三句

薦得自救不了。若要與祖師爭話，須明取活句。韶陽
出一句如利刀剪，卻暗際亦云吹毛用了，急還磨。此
豈陰界中事，亦非世智辯聰所及。直是深徹淵源，訂
落從前依他作解，明昧逆順，以金剛正印印定。塵金
剛王寶劍用本分手段，所以道殺又須是殺，又刀活
又須是活，又劍既殺得人，須活得人。既活得人，須殺
得人。若只孤單，則偏墮也。垂手之際，卻看方便，勿使
傷鋒犯手。著著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瓏，照破他方與
下刃，亦須緊密，始得稍寬緩，即落毛落八也。只自己
等閑尚不留毫髮，豈設有亦斬作三段。何況此宗門
從上牙爪，遇其中人，纔拈出，若投機則共用，不投機

悟心政切除也
民老 泉池 華藏 安民 祥
師也 弘明 首座 个 个 个

香積維十者遺六其
性眾香圓孔仙言願
得世世所念之餘於
定 如未以與香鉢
盛飯与之 維 維 維
生 生 生

則錢欲以是為要，無不了底事，切在力行之。

華藏明首座自銷官文山鍾卓從余游十餘年，其情
理勝解悉已拈去。入此門來，照用機智，解路靡不打
拂。惟向上一著，至中百煅千煉，比出佐民老，以謂違
去朝夕，欲得筆語，因條列數章以付之。

寄張宣撫相公

疇昔受知於此道，極深且久。豈假言句可通，然格外
超宗在大達大觀，所操持雖千變萬化，不出掌握中。
世法佛法曾無以異，唯日用照了鏡心像迹，初不遺
鑿。迺大定也是故，維摩取飯香積借座，坐搏妙喜
世界如陶家輪，納須彌於小。吸劫火於腹內，由

首座也

平生下分
列於八

自編
目録

反覆掌蓋中既虛而靈寂外事物出沒轉旋
不假他力所謂證不可思議咸即方寸中天地爾知
建切立業蘊德操誠左右逢原秉金剛寶劍拈殺活
教子指揮之際皆此妙也望期之言表意外雖千萬
里猶目擊耳格外超卓

又

自古聖賢以過量傑出如植大根器獨證此大因緣
以悲願力發揮直指萬有同體至淵至奧一段事不
立階梯頓超獨得從空劫已前湛然不動印定群靈
根腳亘古今絕思慮出聖凡越知見初不動搖淨保
保活鱖鱖見在一切有情無情莫不圓具是故釋迦

初生即指天地大哮吼當頭拈出次以明星末後拈
花只貴具此正眼底領略自爾四七二三密傳不知
有者以謂有多少妙用神機只言隨波逐流初不究
其根本若鞞其至趣不消一密昔李駙馬見石門明
謂曰此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李即便領以頌自
陳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拈直趣無上菩提一
切是非莫管蓋上智利根天機已具唯務確實透徹
當受用時握太機發太用先機而動絕物而轉頭
云卻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若
能於物上轉得疾則一切立在下風並歸自當握擒
縱卷舒悉可點化居常自處心安靜不掛纖末於

天上一尊也

自利

利他

不消一
其教
極其
消其
其教
其教
其教

脚根
脚根

猴虎上 武軍陣時猴 武軍陣時武
社稷一 粟保 似來 而十
國工 爲主 又入

方寸動而應機自秉瑋瑋通得木自在萬彙
萬緣皆迎刃而解莫不如破竹勢從風而乘所以立
處既真用時有力况總領英雄驅貔虎之士攘巨
撫萬姓安社稷佐神興之業皆只仗此一芽一撥轉
上頭關鍵萬世不拔之功與古佛同見同聞同知同
用田祖云非心不問佛德山云佛只是箇無事人永
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即知君不可見無位真人
常從面門出入皆此蘊也經八積世苦也與世戲也
今樞密大丞相已領之於言外透出於聲前而山野
剩語勿勿納敗缺猥蒙鈞慈見照以此遂忘老農老
圃老馬之智而獻芹焉兩芹古也夫其長之長一也其物也上
孔子之秋ニトト五ニホニサト思ハト入人エ思入

上樞密大丞相已領之於言外

物都力
心白也

切若此

示圓首座

得道之士立處既孤危峭絕不與一法作對行時不
動纖塵豈止入林不動草又水不動波蓋中已塵寂
外絕照功猶然自得徹證無心雖萬機頓赴豈能撓
其神于其慮哉平時只守閑閑地如癡似死及至臨
事物初不作伎倆準被轉旋風驟驟不當機豈
非素有所守也是故古德道如入學射久久方中悟
則利那履踐功夫須窺長遠如鸞鷟兒出生一不赤
骨體地養來餒去日夕時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飛遠
舉所以悟明透徹政要調伏只如諸塵時魚常流於
中窒礙到得底人分上無虛全是自家大解脫

若人

三十四品者念外正勤
如意五根五力五學見支
正道支
四攝法者一布絕二愛
語三利行四同事
七處割截法此云
歌利王問惡魔仙人曰
汝得非心想必是耶
答曰不得汝來者問
汝得初靜虛邪各宗
得王曰未離欲
人何觀諸女汝言我
是修惡辱人王令可伸
是修惡辱人王令可伸
何

門終日作為未嘗作為了無倦怠度盡一
切而無能所况生厭棄耶苟生質偏枯亦當增益所
不能放教圓通以誦和攝化開權俯仰應接俾高低
遠邇略無差悞行常不輕行學惠辱仙人遵先佛軌
儀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堅固四攝行到太用現前
喧寂一致如下水船不勞篙棹混融合攝圓融華嚴
行願乃世出世間大善知識也古德云三家村裏須
自箇叢林蓋無叢林處雖有志之士亦喜自便到德
麼尤宜執守唯在強勉以不倦終之至於喧靜亦復
爾喧處周旋應變於中虛寂靜處能不被靜縛則隨
所至處皆自我活業唯中虛外順有根本者能然

是修惡辱人王令可伸
何

大凡為善知識當慈悲柔和善順接物以平等無淨
自處彼以惡來及以惡聲名色加我非理相干訕謗
毀辱但退步自照於色無欺一切勿與較量亦不動
念嗔恨只與真上坐斷如初不聞不見久久魔孽自
消爾若與之較則惡聲相反豈有了期又不表顯自
已力量與常流何以異切力行之自然無思不服
推拂之下開發人夫俾透脫生死豈小因緣應恬和
詞色當機接引勘對辨其由來驗其存坐攻其所偏
墜奪其所執著直截指示令見佛性到木休大歇去
樂之場所謂抽釘拔楔解黏去縛切不可將實法繫
綴人令如是住如是執勿受別人移倒此毒藥也

字者

誦如
常不輕
於法華
法華經
常不輕
不輕於
法華經

訕謗
不約
不出

恬和
靜也

渠喫者一生擔板賺錢豈有利益耶實法三卷ハ擔板法也字法ハ
佛祖出興特唱此段大因緣謂之單傳心印不守文字語句接最上機只貴一聞千悟直下承當了修紹スハ勝一ヲ喫セシメタノ
不求名聞利養唯務透脫脱ヲスルヲ往死今既作其兒孫存
它種草看他古來大有道之士動是降龍伏虎神明授戒戒ヲ授ケルヲ苦食淡忘人出世永謝塵寰三二十年折脚折脚
錫兒煮飯喫道迹埋名往往坐脫立亡於中一箇半箇諸聖推出建立宗風無不秉高行務報佛恩流通流通
大法始出言半句出於抑不得已明知是接引入理之門理之門敲門瓦子其體裁力用不妨為後昆模範當當
宜師法之轉相勉勵勉勵追復古風切忌希名苟利茲深深

復ハ返世還世往來行故道也

折也禁也謂也此時祝音也祝クル也

祝也

馬祖昔歸鄉以鐵篋之譏畏難行道因再出岷緣會行也ハ一月月
江西大隋昔歸鄉先於龍懷路口三載茶湯結衆緣縁
遂隱於木菴道行於蜀香林昔歸鄉替神隱照於水晶宮成四十年一片事撥正智門老衲尋出雪竇大雪竇大
雲門正宗或留再出皆以縁斷今既萬里西歸但存
行脚本志亦不必拘去留也住也
慈明苦辭汾陽祝云修造自有久且與佛法為土自爾五據太利不動一椽唯提振臨際正宗遂得楊岐黃龍翠巖三大士而子孫徧寰海果不辜所付授蓋古人擇可以荷擔之士不徑如此信嚴飾壯麗苑

祝者禁也

推車 隱峰
 事圖 岩頭雪峯
 作飯 百丈
 田 木平山善道
 陽茶 大隨
 搬工 南泉
 拽磨

未足以奇佛法也

佛道懸曠又受勤苦乃可得成祖師門下斷臂立雪
 腰石春碓擔柴推車事園作飯開田噉施湯茶般土
 拽磨皆抗志絕俗自強不息圖成功業者乃能之所
 謂未有一法從懶惰懈怠中生既以洞達淵源至難
 至險人所不能達者尚能而於涉世應酬強節俯仰
 而謂不能此不為非不能也當稍按下雲頭自警自
 策庶幾方便門寬曠不亦善乎

示裕書記

住杭州靈隱佛智禪師

腳踏實地到安穩處時中無虛棄底工夫綿綿不漏
 絲毫湛寂凝然佛祖莫知魔外無捉摸是自住無所

每心得大解脫數

住大解脫雖歷無窮劫亦只如如地况復諸緣耶安
 住是中方可建立與人拔楔抽釘亦只念渠無住著
 去此謂之大事因緣如來有密語如葉不覆藏如葉
 不覆藏乃如來真密語也當不覆藏即密當密即不
 覆藏此豈可與擊情量立得失存窠曰作解會者舉
 也要須透脫到實證之地向出格超宗頂額上領始
 得既已領略應當將護遇上根大器方可印授耶
 秉拂據位稱宗師若無本分作家手段未宜與俱方
 來引他入草窠裏打骨董夫也若具金剛正眼須灑
 灑落落唯以本分專接之直饒見與佛齊猶有佛地
 障在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一機一境一言一句意

松上
空字者

上三三三

風過去一風錄上卷

整之印切一頓一息
二修三上入入入上上上上上
二又二二書入入

黃龍南林世君霜慈明桂
山法嗣也
靈靈勤禪師失之為見
桃花悟道有頃三十
年來尋覓幾箇回葉
落又独枝自從其桃
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善護持後玄沙閱可語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

在鉤頭只貴獨脫切忌依靠附味所謂驅耕夫之牛
奪飢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方來衲子有夙根作工夫驀地得入者不遇真正宗
師返引他作露布隨在機境中無繩自縛半前落後
似是不是最難整理要須識其病脉辨其落著徵其
所偏墜而發起之俾捨執著住滯然後示以本分正
宗使無疑惑了然得大解脫居大寶宅自然越亦不
去可以洪濟大法傳續祖燈堪報不報之恩也
黃龍老南禪師昔未見石霜會一肚皮禪翠巖爛之
勸謂慈明只窮究玄沙語靈雲未徹處應時瓦解冰
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諸方解路瘡病不

舉以滄上十三位緣得入永不足失汝
一却去上上上

倪 奧雜吾礼二切
自來之介

草脫卷不顯燈師我有一
白子待懷生兒而向悟道

秘靈若禪師常持一木杖
凡見情來遂提起杖三甚
六鹿鹿放汝出汝甚甚
靈魁放汝行脚道得也杖
下死道不得也杖下死
道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山靈靈五百人師三不徒
棒入凡有情來來觀玄三

假驢馳藥緊要處豈有許多佛法也

大宗師為久雖不立窠臼路布久之學徒妄認亦成
窠臼路布也益以無窠臼為窠臼無路布作路布也
應須及之令盡無令守株待兔認指為月
鑒在機先風塵草動亦照其端倪倪兄應酬擾擾哉非
曾次虛靜無一法當情安能圓應無差先機照物耶
此皆那伽在定之効也

臨濟金剛王寶劍德山末後句藥嶠一句字秘魔杖
俱胛指靈峯觀越禾山打鼓趙州喫茶揚岐栗棘蓬
金剛圈甘一致耳契證得真下省力一切佛祖言教
無不通達唯在當人善自洪持耳

標示絕切
倪自來之介

三木
以于生
三

示隆知藏

住荊州虎丘

有祖以來唯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
 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
 垂範太段周遮是故最後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
 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授之際歷不
 直面提持如倒刹竿盃水投針示圓相執赤幡把明
 鑑說如鐵橛子傳法得達摩吳宗與外道立義天下
 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量所測
 洎到梁游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
 衣所指顯著逮曹谿大鑒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
 具正眼大解脫宗匠變格通塗俾久滯名相不墮理

盃水投針函書擬波十五祖尊者
 執赤幡擬波又祖度又
 茲才二十六日詳

說通宗通本祖權權
 日說通及心通如外
 通宗不通說指中如
 眼通說不通宗示日日
 合眼宗說共通日日如
 同眼如是名大善知識
 權權有之

以言一嘗言及嘗言及嘗言有
 之

性言說放出活卓草地脫麗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
 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
 傳七百餘年枝分派列各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
 極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
 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
 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箇
 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
 入闡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為種
 草捨此切宜寶秘慎詞勿容易放行也捨此一上件三句
 五祖老人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噪噪地壁立只靠
 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

噪 伯各切音剝怒走又笑
 聲

滑頭蓋謂口頭之滑

鉢 鉢也音
 捷 捷也音
 六祖手
 方代之
 步上米
 已久之
 具不

川悟之

八空之
 悟也
 言一

吳錫相者不實見後
故曰其不得也

謾人把箇沒滋味鐵酸踈劈頭拈與學者令咬嚼須
到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曾次不掛絲毫
透得淨盡始可下手煨煉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
剛王寶劍度其果能履踐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
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干聖籠羅不住處便契廼祖
以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為物仍當驅耕
夫之牛奪飢人之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分
道流也

摩竭陀國親行此冷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
認遂向泯默以為無縫罅無橫索壁立萬仞殊不知
本分事恣情識搏量便為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

傳從祖
圖也

本無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
光若明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
有莫能知之

趙州喫茶去祕魔擊杵雪峰輓毬木山打鼓俱胝一
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際喝普是透頂透
底直截剪斷葛藤六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
以與人解黏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譬
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之悉皆迸散要脚
跟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
的也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印

全是此箇時節。惟是躡著向上關。換子者便請認取。
示法王冲長老

從上宗乘。高超直證。師資契會。斷不等閑。所以工祖
立雪斷臂。黃梅負舂。自餘服勤。三十二載。豈容易
印可哉。蓋觀機逗教。百煅千煉。纔有偏執疑情。盡為
決破。俾徹底放下。得平穩履踐。轉換到撲不破之地。
如破河漏子。相似禁當得。然後放出。接物利生。此非
小小因緣。纔一不周。即模子不正。脫得出來。七凹八
凸。取笑作著。是故古德。唯務周正。公面玲瓏。內於已
行持。潔清如水。玉外則圓通。語和覽。群情善回互。如
陂澤立參之際。一一以本分事。敲點待其領略。即放

徒爾
道口
佳

模子不
正
脫得
之
七
凹

師子派通スレシ

法性水

安湯景湯回二可也
貼託煖切託煖以物為
質又依附於熱置

日好相煩 本李班傳
君臣相煩
自會頓說立止而待也
从立頓頓 通作頓

手段與琢磨壁。如一器水。傳一器。切忌滲漏。其間驅
耕奪。飢神鬼。莫測。只憑仗一大解脫。更不生異類相。
中頭角。妥貼無為。真五戒十善。出塵阿羅漢也。達磨
有言。行解相應。名之曰祖。
行脚超方。本為生死事大。接物利生。為大善知識。止
發明大事。因緣此相。須相資之理。自古以然。唯堪任
荷負。大法器。乃能於壁立萬仞。宗師鑪鞴。鉗鎚中煅
煉成就。始末真正。除是不出一出。必驚群動眾。定也。
蓋緣承當處。既不莽。付授時。亦不率。易如讓師在
曹溪。八年馬祖之與。觀音德嶠之與。龍潭仰山之於
大圓臨濟之於。斷際皆不下三二十載。是故一言一

學者知
解在如
解在三
十
解
得
異
類
八
生
人

古
六
三
三
引

異本秘下有和字

糾居黜知也
正也糾也

古人天徹大悟之硬糾之知未向
三休歇之知獨得三三三
人ノ激勵工ナシム聖馬係モ
今四堂ノ激ナシセヌ

句一機一境金聲玉振後世莫能窺觀惟超證到乎
木同之地自然必其落處憶昔馬祖為西堂云子曾
看教麼藏云教豈異耶祖云不然子已後為人若東
道西說藏云其病須自養豈敢為人祖云子末年必
大興於世已而果然細詳古人豈不是大徹大悟向
上一段木因緣絕言像離分別硬糾糾處唯已自知
獨樂安閑休歇去處然馬師尚激勵如此正欲圓通
轉變不守一隅泥著一處須該括古今踐履融攝混
圓無際貴利物之時八面受敵撥得草窠菓一箇半
箇焦尾堪作種草豈非方便作報佛祖恩德事業耶
要須打辦精神垂手方便一著著須有出身之機免

本ヒト
明ナリ

其ノモ

焦尾大
其如也
初子ニ

云巧世間多智巧三九ナシ又

樣餘真切法也

帳一人心 妄ノ法也

帳一ノナシナリ少人ノ口ナシ
帳一ノナシナリ少人ノ口ナシ
物ノ故ニ帳樣ニ勝ン物ノ言

瞻人眼迷果謬因卻不利益此最為知識要徑也
黃龍老南大禪師嘗有語端居丈室以本分事接方
來入乃長老之職也其餘細事付之知事無不辦者
誠哉然用之之際必須慎擇委任令不敗事始得大
瀉真如云住山無巧只貴善用又思之思之
諺語云伎倆不如帳樣只如百丈大智創立規繩千
古撲亡底不破今時但謹遵守自己率先不違他雅
範則眾人無有不從去也
最後折倒衲子透脫死生須知有千聖羅籠不在截
斷命根底一著始得古德本有道能擒縱善殺活得
大解脫知識無不用之非知之難見於行事當機警

始 未 手

帳一ノナシ

ルカケ

其ノ方者
辨又ナリ
ナリ

脫斷得行方始久遠得力也。倡三度傳三度人
楊岐祖師倡起金剛圈栗棘蓬用辨龍蛇擒虎兇若
本色是他家裏人等閑拈出便坐斷衲子舌頭也。

示法濟禪師 住泗州普照勝長老

釋迦文多子塔前分半座已密授此印爾後拈花第
二重公案至於付金襴雞足山中侯彌勤是多少節
文也達磨迢迢自西竺游梁歷魏冷坐少林深雪之
中有箇斷臂老子解盡破不免漏泄分付伊謂之單
傳密記子細推之一場敗闕自此便喧傳西來旨意
世間隨流將錯就錯滿地流行分五家七宗遮立門
戶提唱就實窮之端的成得什麼邊事是故從上達

淨懂王利諸香水海者
准此花經華嚴海中有
木蓮華其華底海中
諸香水海一香香水海
為諸仙利世界種種
從海現故曰淨懂

人不與這般茶飯且如何卻是諦當將知六合外著
得眼早自別也况無邊香水海淨懂王刹表下視底
乃少知落著實處所以道此大丈夫事撲迭撒豁步
驟作略唯同風契證始善弘荷終不搬沙搬土遂與
釋迦金色碧眼神光共一坐具地等閑垂手殺又活
久初無窠臼只貴緊峭萬苦辛至峻至毒下得斷
命手脚然後不虛印授也由雲師公云神仙祕訣父
子不傳

示果考記 住杭州徑山

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發大用脫籠羅出窠
曰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

淨懂
更送也

正梅者曹山表云手握金剛至寶劍所觸着美不刺却云
吾提者手把吹毛劍磨下而暗抽刀口不露鋒鉞

的到風穴興化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
金剛王非深入闡奧親授印記莫知端倪徒自名馳
只益戲論大抵召沖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強人兵
殺久不眨眼尚未髮髯其趣向况移星換斗轉天輪
迴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寶王金剛王
寶劍踏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
寶玉照用一時行許多絲索多少學家擗量注解殊
不知我王庫中無如是刀及弄將出來看底只是那
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還本分種草豈
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
你與麼為人非但瞎卻這僧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

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參來便喝僧亦
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直打出法堂待
僧問這僧有何相觸悞化云是他也也有權有實我將
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却不曾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
時看他本色宗風迥然超絕不貴作略只羨他眼正
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
涉廉纖迥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
然此大法炬也繼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為叨竊耳

示報靜長老

靈山單傳少室密付要卓卓絕類離倫
眼光皎皎透青去隔山已識起倒吞聲削迹不劫累毫

孫或再口暫視息

末而能截逆水波運截流機上門上戶咬又火急如
俊鷹快鷂迷影指空背摩青霄眨眼便過點著便來
挨著便去不妨淨所以流此正宗標準異世也箇
箇須是殺久不眨眼然後入作只如黃鸞老漢生知
此段纔行脚天台見羅漢凌波絕瀑流即欲打殺及
抵百丈聞舉馬師一喝三日耳聾乃退身吐舌知是
大機之用豈單見溪間所擬議哉其後接臨濟祖師
全體用此不惜眉毛成就克家之子覆蔭天下人有
志之士應飽諳熟練使越格超宗然後所以奪飢人
食驅耕夫牛紹繼先規不迷向背細處直是滄滴照
透寬廣時千聖亦尋他不著始是向上種草祖峰老

濕疾
雨也

鐵錐二字同錐作椎字
私本非也
軼與秩切軼相過也
從結切

師常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至竟他是阿誰那容向
此亂下鐵錐除非知有則較此子也大凡奮丈夫氣
槩要超軼上流谷下手便教羅籠不得呼喚不面利
物應機莫非灑灑落落不向草窠裏轉鬼窟裏弄情
竟將玄妙理性揚眉瞬目舉手動脚下合頭語以實
法繫綴人家男女一盲引眾盲成何方便既已據位
稱師固不可容易只自己分上滴水滴凍孤迥危峭
如師子兒遨遊意氣驚群出沒縱擒卒難測度驀然
踞地返擲百獸下馳喪膽豈非殊勝奇特耶還是與
麼人三千里外已審端倪了也是故巖頭道如水上
按葫蘆子相似等閑蕩蕩地拍牽惹絆不得觸者捺

是什

無實法

著則蓋天蓋地長養履踐得到此地始可與靈山少
室分一線路黃葉臨濟巖頭雪峰互為賓主風行草
偃亦不虛出頭揚三十二年他家自有同流共
證明通人相將護也誰言下壁無人鑒我道驪珠到
處晶

示開聖隆長老

開聖堂頭隆老政和中相從於湘西道林膠漆相投
箭鋒相直由是深器之既而復相聚於鍾阜大鐘韞
中禁得鉗錘了此段因緣日近日親向從上來乃佛
乃祖越格超宗萬千人羅籠不住處毛頭針竅間廓
徹虛通包空旨千萬億無邊香水刹海柱杖點發列

夷字彙謚法三克殺
秉政是夷安心好靜曰
夷

聖命脉吹毛刃上截斷路布據曲親木床與又拔楔
抽釘解黏去縛得大自在仍來夷門分座共相扶立
久之沉箇一著臨濟正法眼藏綿綿到慈明楊岐須
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底劍利漢負殺又不眨眼氣既
高提正印罵祖呵佛猶是餘事直令盡大地人通頂
透底絕死生窠窟灑灑落落到無為無事大達之場
乃為種草

示普賢文長老

佛祖以心傳心若彼彼誦悟透脫如兩鏡相照非言
象所拘高超格量箭鋒相拄初無異緣乃受道妙嗣
祖繼燈絕意路出思惟脫情識到蕩蕩然實通自在

副 方故切音富戴也
世稱也

處退到擇又付囑亦要氣異羽毛頭角體裁全具然後不墜家聲得從上爪牙方相應副所以數百年紹續愈久愈光顯所謂源流深長也今則頗失故步多擅家風存窠窟作路布自既不出徹轉以為久則如老鼠入牛角漸漸尖小安得宏綱不委于地哉

老漢昔初見老師吐呈所得皆眼裏耳裏機鋒語句上悉是佛法心性玄妙只被此老子舉乾爆爆兩句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初則擺撼用伎倆次則立論說道理後乃無所不至拈出悉皆約下遂不覺泣下然終莫能入得再四懇提耳乃垂示云你但盡你見解作計較待一時蕩盡自然省也隨後云我早為你說

向首已也照

貼 說文云物之附也又依附也又粘置也

了也去去向衣單下體穿無縫罅因入室信口胡道乃責云你胡道作麼即心服真明眼人透見我曾中事然竟未入得尋下山越二載回始於頻呼小玉元無事處補底子脫纔始覩見前時所示真藥石也白是迷昧透不得將知真實諦當處如良遠道諸人知處良遠總知良遠知處諸人不知誠哉是言也

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以我擊之云你道什麼峰云我在德山棒下似脫却千重萬重貼肉衫臨濟被黃檗三擊之到木屨問有過無過愚云黃檗與麼老婆你更來覓過在濟猛省不覺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此二老皆叢林傑

五經者一小乘二始教三
 終教四頓教五何教
 三宗者一相宗二法宗
 三宗相也三論三經宗
 天台一華嚴二等
 三宗一法相二破相三
 法性是也

出者並於棒下發明後來大振此宗為世梯航學者
 宜回思之豈是麓淺邪而近世有謂以我按久皆墮
 機境直須究了心性談極玄妙向時中綿綿密密有
 對有線方可文細只如一大藏教五教三宗漸微發
 隱剖露至真實際徹佛地理性豈不為細何假祖師
 西來將知法流既久多生異見不得真傳乃將醍醐
 而作毒藥豈德山雪峰黃檗臨濟之咎哉諺曰索短
 不到深泉

魯祖見僧只面壁南泉云我有特向道直須向父母
 未生已前究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二
 老並躡齊肩不是不知有因甚却恁麼地說話還究到

軸字彙音逐車待
 輪者節數也又從谷
 自得之意

魯祖節文處廢若空到則見南泉如水入水若不語
 此乃分踈魯祖辭執南泉圓轉隨他語脉路布卒摸
 索不著在

石鞏音發前祕魔擊杖驗人俱眠只豎一指無業
 唯言莫妄想禾山打鼓雪峰輕毬趙州喫茶玄沙蹉
 過佛法豈有如許耶若一一作方便下合頭語便論
 劫千生也未夢見在若真實踏著曹溪正路則坐觀
 成敗覩見這一隊漏逗也

子文監寺留此軸今數年矣近退院稍閑因為出此
 所有蓋天蓋地絕出聖賢一著子公久參台如良遂
 知之矣建炎三年閏八月十一日雲居東堂書

示鼎州德山靜長老

長老道林相從。迺宿昔有大緣。撥轉上頭關。一語便契。圓照無遺。從上來莫不皆以是。大機大用。龍象蹴蹋。非驢所堪。若不具此手段。云何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此本分事也。但只一向操持。驅耕奪飢。迺活句也。一切語言機要事理。明暗語默。擒縱殺活。皆在下文不消一担。唯黃蘗臨濟睦州雲門。鴻仰雪峰玄沙。尤得妙也。山僧室中。不曾踢著此關。斷定不放過。付授之際。尤在牢實。切忌依稀。便骨董也。寧可無入承當。有則須是箇中人始得。

示潭州智度覺長老

至道簡易。而淵奧。初不立階梯。壁立萬仞。謂之本分草料。是故摩竭掩室。行正令。毗耶枉詞。揭本宗。尚有作家。漢未放過。何況涉妙窮玄。談心論性。被貼肉汗衫子。黏著脫拆不下。則轉見郎當。爾少室曹溪。風範迴殊。臨濟德山。作略易脫。龍虎驟地。轉天旋。不妨慶快。人不了。不拖泥水。從上來。太達大悟。纔信徹。極致處。即如快鷹俊鷄。迷風矐目。背摩青霄。直下透脫。便二六時中。無纖毫障隔。八達七通。卷舒擒縱。聖位尚不居。豈肯處凡流。曾次蕩然。該今括古。括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括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初無勝劣。取舍惟在當機。活卓卓地。有時奪之不奪。境有時奪。竟不奪。

摩竭掩室。師云。梵曰摩竭。掩室。言世之禪定。普光法堂也。西域記曰。昔如來於摩竭。降魔。初成正覺。林王。建七寶坐。帝釈。建七寶坐。仙吐貝上。於七日中。思是竟。

上件云。道理之當。云云。此云。人。

此云。人。

撲 薄角音木三而曰扑
撲 正角切木素也
撲 質也古質朴字
多作撲

勦 子小切方也三重
勦 絕

夾山將示滅 語曰
石 一枝看滅笑
洛 補曰不笑山曰何也
浦 日他家自有青山
在 山曰苟如是善
宗 不取笑
曹 謨中切目不明也
或作曹

又有時人境俱奪俱不奪出格超宗十成蕭灑豈是
只貴籠罩人蓋覆移換走作人要當撲實頭顯味無
依倚無為無事大解脫各各本分事所以古人風塵
草動便先照了纔出毫芒即與斷斷尚不得一半豈
可彼此草裏輓相牽相拽機關語句上論量揀擇作
窠曰埋沒人家男女軒知是開眼屎來他明眼人終
不做箇般路布大丈夫意氣驚群須圖正紹臨際本
宗一喝一捧一機一境當陽勦絕豈不見道吹毛用
了急還磨

示蜀中鷲峰長老

多子塔前曾分半座葱嶺西畔隻履獨攜臨濟以瞎

寄洛浦元安

鹽命惠然來嶠因青山委洛浦雖源分派別要下脉
出自曹溪擇大契利根碑掃蹤滅跡是故從上來龍
馳虎驟換斗移星閃電中別教訛石火裏分辯白不
論曹底惟務後流懸肘後符廓頂門眼立起綱宗單
提正令源不深則流不長功不積則用不妙是以西
河弄師子要超宗越格而揚岐吞栗棘蓬取奔流度
刃既入箇選佛場闡向上關挨子應須一滴水一滴
凍硬著鐵脊梁荷擔此大任已躬下諦實為久處無
徧纒落世緣便涉漏逗祖峰老師橫點頭白雲祖翁
渾圖吞棘常為警策如臨深履薄使可以向百尺竿
頭進千百步懸崖上跳萬億遭迺真皮可滿子驗撲

隆慶元年

不破蓋大雄的的種草也慎之

示顯上人

住蘇勿崑山惠嚴

見處通透用處明白當旋機電卷結角羅紋繁錯縱
橫自能回轉無礙滯亦不立見亦不存機活活地風
行草偃蓋根脚悟入時徹淵源修證得無回互會尚
不可得豈況不會二六時中只恁無繫無絆初不存
能所我人何有於佛法哉此無心無為無事境界豈
世間聰明利智辯慧多聞無根本人能測量耶達磨
西來豈將得此法來他惟直指各各當人本有之性
發出徹明淨不為如許惡知惡覺妄想計較所染汚
參須實參得真正道師不引入草窠裏直截契證脫

活六用
活八用
活四用
活二用
活一用

却貼肉汗衫子冷曾次虛豈無一毫凡情聖量亦不
向外馳求湛然真實千聖莫能排遣得一片淨保保
田地透出空劫那邊威音王猶是兒孫何況更從他
覓有祖以來作家漢莫不如是且如六祖新州一鷲
新人目不體字運至於大滿相見一面披襟著著透
脫雖則聖賢混迹要以方便顯示此段不隔賢愚皆
已本有今既廁跡禪流日逐具心體究知此大緣不
從久得只在猛利擔荷增進日損日益如精金百煉
千煅出塵之要利生之本尤須七穿八穴到無疑安
穩得大機大用之處此工夫正在密作用中只日於
萬緣交參紅塵擾攘順違得失縱然羅列於手出波

披襟者得悟也活脫
自王之體也
古句披襟向管凡三言披
襟管凡三言又堅固在言
管天不著

擬初江口撞也前相
如傳擬金鼓通作擬
送香東越使人擬程
吳王注謂撞之也

懷和陽口推也竊也

不被他所轉能轉於他活鱖鱖地水灑不著是自已力量至於靜嘿虛凝亦非兩種乃至奇言妙句險機絕境亦只一際平之了無得失皆為我用似此磨琢久之生死之際脫然視世間閑名破利如風過游塵夢幻空花耳愉然度世豈非出塵木阿羅漢耶骨剗和尚一生有問只以骨剗也酬之如鐵彈子不妨緊峭若善體究真祖師門下師子兒忠國師問本淨禪師汝見一切奇言妙句時如何淨云無一念心愛國師云是汝屋裏事參學到此乃是淨潔乾凜曝地不受人瞞者只山僧恁麼道也合與本分草料

示諫長老

住蜀中無為山

趙州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將知古德為此箇事不將作等閑直是鄭重所以操修觀捕到徹底分明於一機一境一句一言悉不落虛是故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今時要湊泊著實須是猛利奮發倒腸換肚莫取惡見莫雜毒食一味純正真淨妙明直下蹋著本地風光到安穩大解脫之地坐斷報化佛頭凜凜孤危風吹不久水灑不著正體現成日用有力量聞聲見色不生取舍著著有出身之路豈不見僧問九峰見說和尚親見延壽是

否峰云山前麥熟也未識得渠親切近處便見衲僧

壯陵

鄭重

巴鼻所謂殺人力活人劍但請長時自著眼自到出格時自然知落處也

示元禪客

住成都府廣孝

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且道他為甚如此莫是佛為一切智人渠不喜聞耶軒知不是這箇道理既不如此何以不喜聞之若是明眼人聊聞便知落處請問落在什麼處試吐露看魯祖見僧來便面壁是為久不為久節文在什麼處若要與他投機作何趣向即得

趙州道佛一截記三又節節散記三

百丈大智每上堂說法竟復召大眾眾回首丈云是什麼藥山自云百丈下堂句且道用接何人如何領覽

示果禪人

住杭州徑山

果衲子根性猛利負後海上徧訪宗匠受知於舊相無盡公深器重之負後遠之氣不肯碌碌小子標識相從一言投機頓脫向來羈鞅雖未到底領略要是昂藏不受人抑勒快漢原其所自蓋由博以殿撰發渠本因遂冒嚴凝暫之感平來告行且之法語子因示之衲子當痛以死生為事務消知見解礙徹證佛祖所傳什太因緣勿好名聞退步就實埃行解道德充實愈潛道而愈不可匿諸聖天龍將推出人爾況以歲月淹練琢磨待如鐘在扣如谷應聲如精金出萬煅鑪冶萬世不易萬年一念向上巴鼻在握中

勤歷德切馬頭終
昂舉也高也

港於炎切清也

碩多石也
相從之也
昂來也
昂來也

然... 約... 紅... 竟...

草偃風行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仍持此紙不傳業相與作證履踐貴長久不變耶

示蘊初監寺

住蘇州明因

只道與你說一句子早是著惡水潑人何況更驟目揚眉敲床擊拂是什麼下唱行棒軒知是平地上骨堆更有不識好惡底問佛問法問禪問道請相為之相接求向上向下佛法知見語句道理是乃泥裏洗王土裏洗泥幾時得脫灑去有般底聞與麼道便作計較云我會也佛法本來無事人人無不具足終日喫飯著衣何曾欠少來便向無事平常界裏打住殊不知豈有恁麼事來故知須是本分其中人方諳從

捍 候肝口漸也持也 捍 扞同也 三顯 倫為切說也 瘡也

上宗乘本分若實有悟入處識起倒知進退別休咎離滲漏且近日親轉更豹變不守窟宅跳出圈圍不疑天下老漢子頭一似生鐵鑄就正好著力修行供養然後所以然無盡燈行無間道舍身舍命撈捭群生令他各出樊籠去執縛佛病祖病俱瘥解脫深坑已出作箇無為無事快活道人去然自既得度須不廢行願思度一切忍苦捍勞向薩婆若海為舟為航始有少分相應慎勿做骨羸雖靈柱燈籠打淨潔球子自了得濟其事是故古德須勉又行箇一條路堪報不報之恩如今諸方多有靈利衲子要直透得徹有底探頭太過要易會纔知些趣向便欲出透又是

徒立持淨也

善也

悟也俱也 息之無 彼春...

一等蹉過有推而不出亦未圓通知時節因緣而不
失機會乃通方之士也

示一書記

住四明雪竇

憶性壯不得志也徐日內自
高元憤激墨墨誠言

英靈衲子蘊卓犖奇姿慷慨隨冠視身世浮名如游
塵浮雲谷響以宿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超生出死絕
聖越凡乃三出如來所證金剛正體歷代祖師單傳
妙心跂步蹴躐作香象金翅要馳驟飛騰於億千萬
類之上截流摩霄豈肯為鴛鴦燕雀有從於高低勝
負較目前電光石火間被轉利害耶是故古之太達
不記細故不圖淺近發志便欲高超佛祖荷擔一切
所不能承當重任普津濟四生九類拔苦與安破障

九類師生胎生濕生化
生有色身各有相各相
非有想非無相

府促蹶
小也蹶
迫也速
也句促
安下勝
頁之毛
步

刺八僻世矣也安天下小見解小

道愚昧折無明顛狂毒箭括出法眼見刺使本地風
光溢露空劫已前面目明顯悉心竭力不憚寒暑刻
意尚行向二條椽下死卻心猿殺卻意馬直使如枯
木朽株相似驀地穿透發覆藏然暗室明
燈擬舩航於津要證大解脫不起一念頓成正覺且
通箇入理之門然後升普光明場踞無漏清淨殊勝
淨持法空之座口海瀾翻奮無礙四辯才立一機垂
一句現一勝相普使凡聖有情無情俱仰威光受庇
府尚未是絕功勳處更轉那頭千聖羅籠不往萬靈
景仰無門諸天無路奉花魔外那能旁觀及卻知見
耶卻玄妙颺卻作用惟飢餐渴飲而已初不知有心

四辯才 四句總共
尋常才二法在尋常
才三辯一四象說
底早冀切面便陰也
麻許旭切底麻也

偉大也
發覆
上佛指
本露
多分用
錦夜切

藏日印足城久歷
樓姑汝切手械
說文格八手械所管
天天討百罪也

無心得念失念何況更變著從前學解玄妙理性分
劑名相桎梏知見佛見法見動地掀天世智辯聰自
纏自縛入海筭沙有何所靠耶等是大丈夫應務敵
勝驚群滿自己本志願乃為本分太心太見太解脫
無為無事真道人也

跋一書記法語

予政私末抵瑯邪會一師若故舊喜其志道不群因
作前偈及應詔大梁遂得游從日以此段略亦益勤
數百眾中乃肯數力復示以後語建炎元祀將之東
南因為重書而復綴之以跋為他日再會之識且以
相分雖道入本分相知千萬里外不隔毫末而古者

送行人

多於此時節行正令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
急走過石室云莫一向去已後卻來我邊洞山萬里
無寸草大慈帶取老僧去歸宗時寒途中善為曹山
去亦不變異悟本飛猿嶺峻好看皆直截不覆藏唯
務百川明宗當陽領略則南州北縣何處不逢梁未
後懇勸未免重拈一遍且作麼生是諦當處柳標橫
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示宗覺禪人

宗門接利根上智提持出生死絕知見離言說越聖
九道妙豈淺哉小見理道機境解路上作活計者所
能擬議要須如龍似虎殺人不取眼漢用警脫快利

力量聊聞舉著動起便行外棄世間縛著內捨聖凡
情量直得孤迥迥魏魏不依倚絲毫當陽薦透全
身擔荷佛來也炫惑不動况祖師宗匠語句機鋒一
刀截斷更不顧藉自餘諸雜其理如閑方可攀上流
少分相應也不見永嘉纔跨曹溪便師子吼丹霞聞
馬師示選佛場當下決破拒到二師之前流投契
亮坐主四十二本經論言下冰消德山吹紙燭便燒
疏鈔臨濟六十棒後乃翻擲並比目透脫不知曾入室
幾回請益幾分近時學道之士不道他不用工夫多
只是記憶公案論量古今持擇言句打葛藤學路布
幾時得休歇如斯只贏得一場骨董推源窮本蓋上

一從ノトリアゴニ

手頭

幾分

送水板

云胡約切
云米結切

稍不遇作家自己不負大丈夫志氣曾不退步就
打辦精神放下從前已後勝妙知見直截獨脫領取
本分大事因緣是故半前落後不分不曉若只恁麼
縱一生勤苦亦未獲見在是故昔人云菩提離言說
從來無得入德山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趙
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者他早是撥上塗糊人子
也若更於捧頭求法喝下道妙瞋眉努眼舉手動足
振轉落野狐窠窟去也此宗惟貴悟明到銀山鐵壁
萬仞孤峭擊石火閃電光擬不擬便墮坑落窠所以
從上護惜箇一著子同到同證無你撮摸處既能辦
心能舍緣累修行依知識若更不耐心向千難萬難

心能舍緣累修行依知識若更不耐心向千難萬難

本首之下看作敗也
眇亦結切二目小

蘊未粉切積也積之德
為蘊堆之高為崇

不可湊泊處放下身心體究教徹底誠為可惜只如
千生百劫至今還有間斷也無既無間斷疑箇甚生
死去來軒知屬緣於本分事了無交涉五祖老師常
說我在此五十年見卻千千萬萬禪和到禪床角頭
只是覓佛做說佛法並不曾見箇本分衲子誠哉看
卻今時只說佛法底也難得何況更求本分人時節
澆季去聖愈遠大唐國裏胡種看者滅也或得一箇
半箇者操持不敢望似已前龍象但只知履踐趣向
頭止尾止早是火中出蓮切但撥退諸緣便能識破
古來大達大悟底蘊隨處休歇行密行諸天無路捧
花魔外覓行蹤不見是真出家了徹自己始有福報

因緣出來垂三隻手亦不為分外但辦廿三背廿三心必不相

賺スルヲ只老僧恁麼也是普州人送賊テ
テ語兼身在裡言盜賊多
國也又賊知賊之謂也

示光禪人

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况此本
寶藏亘古亘今歷歷虛明從無始劫來為自己根本
舉動施為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則便
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
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曾襟流出古人謂
之運出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耶但患體究
處根脚不牢不能徹蓋直須猛截諸緣令無纖毫依
倚放身捨命直下承當無第二箇縱使千聖出來亦

不移易隨時任運喫飯著衣長養聖胎不存知解可
不是省要徑截殊勝法門耶

示民禪人

先聖一麻一麥古德攻苦食淡潔志於此廢寢忘餐
體究專確要索實證豈計所謂四事豐饒者哉及至
道不及古便有法輪未轉食輪先轉之議由是叢林
呼長老為粥飯頭得非與古一倍相反耶然隨緣變
異門且行第二段此山延接方求道人惟仰南畝今
秋適會大稔請覺民禪堂觀取臨行之言因示以
前段因緣貴崇本及末乃為兼利並照園悟通達之
人本分事也勉行之乃善

四事 衣服卧具飲食
穀園菜等也

稔如枕口年穀曰稔

大凡學道探玄須以大信根深信此事不在言語文
字一切萬境之上確實惟於自己根腳放下從前作
知作解狂妄之心直令絲毫不掛念向本淨無垢寂
滅圓妙本性之中徹底承當能所雙忘言思路絕廓
然明見本來面目使平得永得堅固不動然後換步
移身出言吐氣並不落陰魔境界則一切佛法端坐
現前遂契行坐皆禪脫去生死根本永離一切蓋纏
成箇灑灑無事道人何須向紙上尋他死語
百草頭上有祖師來山指出今又薦寬平由中有大
義百丈展手要人知若能顆粒圓成即是單傳心印
更或彌望但然使證第一聖諦且出草一向作麼生

百丈改權師一日謂衆云汝
等與我同田我蓋海說天
戈借喻田了三請和尚說
大我師乃展向西去

道滿船明月載將歸

示才禪人

俱胝見僧及客問惟賢一指蓋通上徹下契證無疑
瘥病不假驢駝藥也後人不諳來脉隨例豎箇指頭
漫不分皂白大似將醍醐作毒藥良可憐愍若是真
的見透底始知鄭重終不作等閑所謂千鈞之弩不
為鼯鼠發機是故須具頂額上眼方可入作後來末
沙拈曰俱胝承當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有般拍
盲底隨語作解便抑盈俱胝以謂實然殊不知焦墻
打著凍底凍到這裏直須子細切忌顛頂只俱胝臨
化去自言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豈徒然哉

顛頂直死且好官切
下河下口大面白或人
口舌介曉擬錢暗味之
羊人

俱胝人
ノ又去河
心三

番禺地名有番禺山今
廣州縣也又曰在巨
禺中

雙羽鬼口是也
又美之音也

曹溪木鑑微時乃新州羅浮人也碌碌數十年一旦
聞客誦經發其本願棄母出家遠詣黃梅纔見數語
間投機隱迹確坊八箇月既與秀師呈偈始露鋒銛
黃梅尋舉衣孟授之是時群衆悉逐競欲奪取而蒙
山先及於庾嶺舉之不勝方悟非可以力爭稽首乞
發藥大鑒示以不思善惡處本來面目即便知歸以
時未至復遊於四會獵人中之然後出番禺吐風
幡心動之語印宗伸師禮為之落髮登具即開大法
要董二千衆聲徹九重命貴近降紫泥確然不應度
龍象數十人皆大宗師何其躋哉雖聖賢應世存亡
進退舉照無遺然步驟趣向從微至著攻之不斷世

心卷上
三十三

直字彙 息緣切音直
求直也揚布也

緣而示妙規百世之下無與為等至法多修至今編蒙海皆其
子孫每仰洪範輒欲擬其毫末亦不可得欲望後進
有力量者勉之聊述梗槩耳梗直也 槩六
現定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若著見聞覺知
即是見聞覺知非達法也大凡達法之士超出見聞
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住見聞覺知直下透脫渾是
本法此法非有非無非語非默而能現有現無現語
現默長時卓然不變不異是故雲門云不可說時便
有不說時便無去也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去
也直須妙達此法令得大用長時語默縱橫悉令般
若現前何必更論在善知識身邊為親在田野間作

為是疎一往直前自然觸處逢渠也

乃佛乃祖仰重此一端的事布在群機之中高低貴
賤未嘗向背百種千頭作為天真歷落圓陀陀地若
特地作佛法玄妙見則虧儻能不起見只麼淨潔保
卻全彰所以道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山是山水
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見拄杖子只喚作拄杖子謂之
齷體若向箇裏觀得透從朝至暮從暮至朝無絲毫
透漏全為我用一一非分外渾是本分事腳跟下未
得諦當亦不移易絲毫許豈非端的現成機要耶
直截省要只消箇現成公案浩浩作為自畫及夜縱
橫十字喧靜語默全體運用一時觀破從頭具批判

將去不妨快哉

此事若在言語裏則合二句語便殺定更不移改也
云何千句萬句終無窮將知不在言語裏要假語
句以顯發此事靈利漢當須直體此意超證透語句
底使活鱗鱗地便能將一句作百千句用將百千句
作二句用也更疑甚麼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
不是佛亦不是物以至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東山水
上行日牛打三更後園驢喫草北斗裏藏身串穿卻
巖陽草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
進云某甲一物不將來未審教放下箇什麼州云看
汝放不-down 草下大悟後來黃龍頌一物不將來兩肩

肩一入

一物不來
如之新到
看港
下下云兩

趙州三十字是山悟者語也

黃龍非少退去其毛早也箇深坑

擔不起明眼人難說言下忽知非退宗墮深坑心中
無限喜如貧得寶毒惡既忘懷沒交涉蛇虎為知己
異類等解家更百年清風猶未已放下著若以常
情論之他道一物不將來云何卻向道放下著將知
法眼照於細微為他拈出大病令他知道羞慚去他尚
不覺更復進問再與點過直得丸解冰消方始倒底
一時脫去遂至伏猛虎馴毒蛇豈非內感外應耶
龐居士渾家向火居士驀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
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
易飢來喫飯困來睡尋常舉向人多是愛靈照道得
省如嫌龐翁龐婆說難說易只是作隨語解殊不笨

一蛇一虎
摩牛食之
去云嚴陽

言迹一異一主也上德言
世區途一解分也

其宗猷所以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也若能忘言
體意方見此三人各出一手共提箇沒底藍兒撈蝦
攤現著著有殺人之機處處有出身之路

示璨上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句唯直指入心若論直指只
人人本有無明殼子裏全體應現與從上諸聖不移
易絲毫許所謂天真自性本淨明妙舍此十虛獨脫
根塵一片田地惟離念絕情迥超常格夫根大智以
本分力量直下就自根腳下承當如萬仞懸崖撒手
放身更無顧藉教知見解礙倒底脫去似木死人已
絕氣息到本地上太休太歇口鼻眼耳初不相知識

後也

吾緣慈悲忘能解
心每相起慈悲心大家
廿步慈悲心狗石岩
六十二則之抄仁在

見情想皆不相到然後向死火寒灰上頭頭上明枯
木朽株間物物斯照乃契合孤迥迥峭巍巍更不須
覓心覓佛築著磕著元非外得古來悟達自種下端
只這便是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勞更覓佛儻於
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會則墮在骨董袋中卒
撈摸不著此忘懷絕照真諦境界也

荒田不揀信手拈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何況
青青翠竹鬱鬱黃花墻壁瓦礫以無情說法水鳥樹
林演苦空無我是由依一實際發無緣慈於寂滅大
寶光顯無作勝妙力長慶云撞著道伴交有過一生
參學事畢

公案二

七

南塔光涌上座返仰
身仰山法之

南塔云我拈片木葉入城便是後一坐仰山去也故
香巖擊竹靈雲見桃花資福刹竿頭道吾神杖子大
仰插鐵地藏種田無非發揚箇金剛正體使當人不
動步參見大解脫真善知識行不言化得無礙辯則
森羅萬象百草顛頭長時徧參無不曾攝圓融法界
坐斷報化佛頭坐卧行藏超證徧行三昧何必覺城
東際樓閣門前能耳曹源墜堂入室然後為親近傳
謔耶

惠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惠超超乃省悟
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唐朝古德英禪師微時事田運槌擊塊次見一大牛

善感
論
覺城東
具正公

說典和說
或作作
人語難之為
七二

塊戲以槌猛擊之應時粉碎驀地大悟自此散
不測人頗彰神異有老宿拈云山河大地被這僧一
擊百雜碎獻佛不假香多誠哉是言

悟如

此彼三結難

不測重
人上
神原

佛果園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multiple rows of faint, illegible tex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structured grid format, typical of an index or a list of entries.

卷八
八